

第一章 蓝色海洋战略

第一节 美俄日英法海军战略大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俄、日、英、法各国纷纷调整了自己的海军战略。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各国海军的战略调整各具特点，发人深省。

一、美国——由海向陆

冷战时期，美国海军战略主要是针对苏联海军在全球范围的威胁，准备与之在公海和远洋进行决战而制定的。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军认为，苏联解体后，至少在 15 年内美海军不会有全球性的战略对手，也不大可能出现可与之抗衡的地区性大国和国家联盟的海上力量。但是，美军称，地区安全形势仍然面临着危险和不确定性威胁，地区冲突、先进军事技术的扩散、“不对称”袭击、恐怖主义活动等，对美海军构成了新的挑战。美海军认为，这种多元、局部、潜在的地区性强国的威胁，使美海军的作战环境变得更趋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美海军实施了新的战略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国际形势。

1992 年 9 月，为配合美冷战后军事战略大调整，美海军提出了“由海向陆”战略：即以地区冲突为主要目标，依靠海军特有的机动灵活性，由前沿部署舰只和陆战队迅速组成一支具有海陆空综合作战能力的海军远征部队派往冲突区，由海上向陆岸实施攻击。与冷战时期的“海上战略”相比，“由海向陆”战略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作战对象由苏联海军转变为危及地区安全和美国利益的地区性强国；

作战空间由公海或远洋转移到近海和濒海陆岸地区；作战样式由远洋决战转变为以由海向陆的兵力投送、对岸打击和对陆攻击作战为主。1995年，美海军在继承“由海向陆”战略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将海军战略调整为“前沿……由海向陆”，突出强调前沿存在和兵力投送在美海军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明确了美海军部队在危机各阶段的任务，完成了美海军战略由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变。1997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面向21世纪、具有较强前瞻性的“塑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

调整后的美海军战略重新确定了美国海军的战备重点和兵力部署。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海军战略虽几经变换，但其战略重点始终如一：即以苏联海军为主要对手、以大洋为主要战场、以核力量为主要后盾、以大洋决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新版的“由海向陆”海军战略则标志着美战略目标从“争霸”向“称霸”的转变，适应这一转变，美海军的兵力部署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目前，美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超过大西洋舰队。太平洋舰队现辖6个航母战斗群、2个陆战队远征部队；大西洋舰队辖5个航母战斗群、1个陆战队远征部队。1995年7月，美海军在海湾地区重组了第五舰队，明显加强了重点地区的前沿存在力量。

二、俄罗斯——近海防御与远洋打击并重

2004年初，俄罗斯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新版军事战略。作为俄罗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海军战略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后的俄海军战略重新评估了俄当前所处的安全环境，明确了今后的作战对象。俄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俄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欧洲海区将成为俄海军战略重点方向。此外，鉴于亚太地区日美军事同盟的不断发展，俄美之间在西北太平洋的军事对峙依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日本海军将是俄海军的主要作战对象。

俄第二任总统普京在任职后表示，“俄海军应加强在世界各大洋的存在，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为此，俄海军认为，俄必须拥有一支能够在世界任何海区完成使命的海上力量，这支力量应具

备近海防御和远洋打击的双重能力。同时还提出了以积极进攻为核心的“近海防御”战略。该战略强调在近海防御作战中应主动进攻，改变单纯的近海被动防御，针对可能的来犯之敌，在近海实施主动进攻。同时，俄海军还明确强调，在近海防御的同时，保持远洋打击和戒备能力，要能够保卫至关重要的巴伦支海、鄂霍茨克海及太平洋军事区域，保护俄东、西部海上交通线。据此，俄海军在实际控制范围收缩的同时，一方面仍将太平洋舰队的近海防御范围划定在日本列岛以东海域；另一方面，则在地中海、印度洋、东南亚等重要海域保留一定规模和形式的军事存在，并保持和拥有可遂行远洋作战、侦察任务的强大海上力量。

今后，俄海军仍将保留 4 个舰队和 1 个区舰队的编制。但是，在重要的海洋战略方向上的兵力部署调整后将变得更加集中。俄欧洲方向海区的任务主要由北方舰队承担，在明确欧洲方向成为战略重点后，北方舰队成了俄海军 4 大舰队中战略地位最重要、担负任务最为艰巨的舰队。为此，俄海军在北方舰队集中了海军总兵力的 35%，其中包括惟一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全部“台风”级战略导弹核潜艇和新型导弹巡洋舰、导弹护卫舰等，构成了“北方的战略堡垒”。这样，俄海军就可保持其在大西洋海区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有效遏制力（其中包括核遏制力）。同时，从远东战略利益出发，太平洋舰队也是俄重点加强的舰队，其兵力占俄海军总兵力的 27%，在大型舰只方面稍弱于北方舰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已调进一批新建造的导弹巡洋舰、驱逐舰等大型作战舰艇。

三、日本——护航与参与

1954 年，日本海军开始重新组建。冷战时期，日本海军奉行的是“封锁护航”战略，即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苏联海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封锁宗谷、津轻、对马等三大海峡和保卫海上交通线为主要作战任务，竭力将苏联海军围堵在鄂霍茨克海之内，以便于美国海军将其歼灭。对于突围到太平洋海域的苏联海军潜艇及其他兵力，则以反潜护航为主要作战样式，确保其东南、西南两条 1 000 海

里航线的安全。冷战后，日本海军提出了“护航与参与”的新战略，这已经远远驶离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专守防卫”军事战略方针，更加突出了战略主动性与进攻性，从内向防御型演变成为外向参与型的攻势防卫战略。主要体现在：

1. 扩大了外部威胁的范围，将朝鲜、中国和俄罗斯都列为主要潜在威胁

从 1996 年开始，日本改变了多年来一直以俄罗斯为主要威胁的提法，将朝鲜、中国、俄罗斯作为其未来的主要作战对象。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也从过去的一个重点，即以北方为重点，改变为两个重点，即以北方和西南方为重点，在继续保持北方兵力部署的同时，加强对西南部，即针对朝鲜和中国的兵力部署。日本海军增加了靠近中国、朝鲜的佐世保基地的驻防舰只，驻冲绳的 F-4 战斗机也将换装成 F-15 型战斗机，驻冲绳的 P-3 反潜巡逻机则不加削减。

2. 扩大了日本海军的防卫范围

1960 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美联合防卫区域严格限制在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 200 海里范围内及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而新的日本海军战略则把联合防卫区域扩大到了“日本周边地区”并声称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周边地区”将包括整个亚太地区，适用范围既包括南沙，也包括台湾。

3. 强调实施攻势防卫，以海上歼敌为作战指导思想

二战后，日本海军一直是只有在日本遭到进攻时才能进行还击，只能在本土附近的海、空域作战，不得在本土外行动。而新的海军战略更加重视攻势防卫和海上歼敌，强调与敌争夺制海权和制空权，用快速打击方法遏制敌军入侵，以“歼敌于洋上”取代“歼敌于本土”，立足于在公海而非日本本土消灭对日构成的威胁。在海峡封锁和反潜护航两种主要作战样式中，重点向后者倾斜。其作战海域 20 世纪 70 年代为 200 海里，20 世纪 80 年代增加为 500 海里，现在则逐步扩大到 1 000 海里，并出现了向中国南海海域扩展的迹象。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波斯湾也有可能成为日本海军的作战海域。

从日本海军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调整可以看出，所谓“护航与参

与”战略不过是其企图恢复“大日本帝国海上霸权”和“帝国意识”的一块“招牌”而已。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政治、军事野心迅速膨胀，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又大大刺激了它提升军事地位和“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强烈冲动。自 1992 年以来，日本已多次以各种借口向海外派兵，以显示其军事实力和在国际安全领域“也要做出贡献”的意志，而此次日本海军的战略调整则更加充分地表明了日本企图借助军事因素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倾向。

目前，日本海军已经成为一支兵种齐全、装备先进，具有较强反潜护航作战和远洋机动作战能力的精锐海军，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其扫雷作战能力居世界第一位，反潜能力仅次于美国，舰艇总吨位居世界第六位，主要水面作战舰艇吨位居世界第四位。不难想象，在新的海军战略指引下，日本海军的军事实力和现代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这无疑将加剧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也种下了日本与周边国家爆发海上磨擦的隐患。

四、英国——注重灵活机动

英国对于海军可称得上“情有独钟”近 2 个世纪以来一直大力加强海军建设。冷战后的英国海军战略，由“前沿防御”向“机动防御”的方向发展，并着重提高海军处理各种危机和应付突发事件的“机动、应变”能力。其作战任务也由抵御苏联的海上入侵转向独立自主或与盟国联合对付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世界各地区可能发生的危机，作战准备也从在大西洋前沿防御作战转向全球参与型的近岸浅水区作战与支援对陆作战。

英国海军为使其能够在新世纪胜任新海军战略提出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改革：改进或更新航母及舰载机，提高水面综合作战能力。英国海军认为，航母具有较大的活动范围，舰载机是海上或陆上作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暂时保留现有的 3 艘“常胜”级航母并最终以新型号取而代之。舰载机也将于 2010 年由一种具有先进攻击技术的隐形超音速战斗机替换现在的“海鹞”式 FA2S 舰载机，以提高舰载航空兵的快速机动打击能力和两栖攻击

能力。增添新型两栖作战舰艇，提高两栖部队的投送能力。英国海军认为，两栖作战力量作为海军战斗力的核心，在应付各种地区冲突或担负联合作战行动时将发挥重要作用。英海军现有两栖作战舰艇 7 艘，已订货的 2 个两栖作战平台于 2002 年装备部队。下一步，英海军还将以新型两栖舰替代目前的“无恐”级船坞登陆舰。届时，英海军的两栖力量投送能力和远洋机动作战能力都将得到明显提高。发展核动力潜艇，提高水下攻击能力。目前英国共有潜艇 15 艘，其中 3 艘携带美制“三叉戟”核导弹的“先锋”级核潜艇担任战略值班，其余 12 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特拉法尔加”级和“快速”级近来都进行了各种系统的升级改进，并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以使其同时具备对海上和陆上目标实施攻击的能力。实施“海平线计划”提高驱逐舰的防空能力。

实现新的海军战略调整后，英国海军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其机动灵活的运用特点为英国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发挥巨大作用。

五、法国——核威慑与常规打击

冷战结束后，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法军认为，法国的安全环境已大为改善，危及法国利益的主要因素将是地区冲突、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冲突和动荡等非军事威胁。在此认识基础上，法国海军将其新世纪战略确定为“核威慑与常规打击”，即在加强核威慑的同时，保持前沿部署，以常规力量维护法国在全球的利益。

法国认为自己是一个陆上和海洋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利益，必须在下列海域保持战略存在：①北大西洋，这是法国战略物资流通的交汇区；②地中海，这是法国海上交通的关键海域，也是欧洲与非洲、中东航线的必经之路；③法国所有海外省、海外领地及其海上专属经济区，法国在这 1100 万平方公里的排他性海域内拥有巨大的海洋资源和其他利益。为此，法国必须在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及部分签约国家建有基地并长期部署一支海空力量，重点是那

些可能危及法国主权的危机地区。

按照新的海军战略，21 世纪的法国海军将大力发展核威慑力量和常规作战力量。1997 年~2002 年间，法国海军计划为新建和改建弹道导弹核潜艇投资 750 亿法郎，为新型潜射 M51 战略导弹投资 500 亿法郎。至 21 世纪初，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将承担 90% 以上的核威慑和战略核反击任务。此外，海军的预先战略核打击力量将由 21 世纪初服役的舰载“阵风”型攻击机担任，并承担 45% 的预先战略核打击任务。常规打击力量以大中型舰艇为主，并大力提高各种舰艇吨位。如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吨位将从老型的 8 900 吨增至 14 000 吨；新型核动力航母将从常规航母的 3 万吨增至 4 万吨等。根据新编制，法国海军的 2 艘航母、大部分攻击型核潜艇，所有大型两栖攻击舰等都编入了海外行动部队，加上全部职业化，使法国海军的危机反应能力和远距离兵力、火力投送能力都将得到大幅加强。

尽管法海军目前仍感经费不足，但 20 世纪 90 年代启动的几个重点高新技术装备型号都保留了下来。如“阵风”M 型攻击机；“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地平线”驱逐舰；第 2 艘核航母；“紫苑”-15 或“紫苑”-30 防空导弹等。上述高技术装备将于 2010 年前服役，届时，法国海军实施“核威慑和常规打击战略”的能力将成倍增长。

第二节 中国海军战略环境和目标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康乾盛世，沉湎于在亚洲大陆将大清疆域拓展到多达 2 200 百万平方公里的伟业，然而在海洋方面却无所作为，实行闭门锁国的“禁海令”。

在地球另一侧的欧洲则沉浸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倍增的喜悦之中，那些背靠欧洲大陆、濒临大西洋的民族，特别是那个地处大洋中的大不列颠帝国，早已把扩展的方向移向蓝色的海洋，凭借着在蓝水大洋上巡弋的船坚炮利的舰队，实现了“日不落帝国”

的梦想。在分别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欧亚大陆两端，不同的战略发展方向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西方“蛮夷”民族强盛起来，东方曾以四大发明奉献于人类的民族却衰落下去。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期，是中国蒙受屈辱、历尽劫难的悲惨岁月。新老帝国主义列强接二连三的侵华战争割裂了中国的国土，损耗了中国的元气，后起的日本则在甲午战争中全歼了北洋水师和中国陆军主力，粉碎了中国复兴的希望。那个曾用海军纹银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在甲午战败后也不得不叹息：中国的衰弱受欺，在于无强大水师。20 世纪的来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光明和希望，随之而来的是八国联军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和中华民族更深重的灾难。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狂潮之中。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祖国、我们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历尽沧桑，终于再度开始崛起，尽管尚未达到辉煌，但却像美好的晨曦一样，驱散了积压在中华儿女心坎上的阴霾，温暖着中华儿女期待中国崛起的赤诚之心。然而，在中国处于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切不可对 21 世纪所面临的不利战略环境和挑战掉以轻心，而应善谋对策，迎接挑战。

20 世纪末，在战略态势方面，中国已经完成了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战略调整：

稳定陆界。经过近年来的努力，中国在几乎全部陆地边界实现了空前的稳定，与过去曾经交战或大军对峙的邻国，如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印度以及越南、蒙古等均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消除了边境地区军事对峙，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界成为和平交往的纽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背靠欧亚大陆、濒临太平洋的国家来说，这一战略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经济等意义。因为它基本上消除了中国面临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两面夹击的战略困境的可能性；解除了陆地方向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和军事压力；为中国沿边内陆的经济发展和开展经贸往来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除这些之外，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它使中国有可能腾出主要战略注意力和资源，实施面向海洋的海洋战略。实施海洋战略，不仅是世界强国发展的成功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选择，而且是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的需要，更是中国国脉所系和崛起之必然。

在战略范畴内，既有总体性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又有各类别的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其战略注意力和资源不得不主要集中于朝鲜战争，失去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为新中国完整的海防奠基的历史性机会。从此，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封锁，美海军协防台湾海峡，控制着制海权，中国的海防仅限于近岸沿海区域。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中国周边沿海主要由美国舰队控制，以便提供越战海空战斗支援和保障海上运输航道。因此，可以说，从建国起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内，且不论中国的内部条件，仅海洋方向的外部条件就极为险恶，中国海军在此阶段期间难以有大的作为和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长达1/4世纪中长期困在近海所形成海洋意识淡薄的后遗症则是令人遗憾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中国海洋战略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时期。在南中国海、北部湾，美军从越南撤退出现了该海区制海权的“真空”；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美军逐渐退出台湾海峡；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海上冲突也已停息。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在已故著名战将、当时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指挥下，南海舰队和海南军区官兵，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会，在1974年1月护航护渔的巡航中，以精悍的海军小编队和陆军小分队，击退南越海军编队，并成功地实施海陆协同登陆战斗，一举收复西沙群岛，为伸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权建立了名垂青史的历史性功绩。可悲的是，处于“文革”内乱中的中国，在“批林批孔”、“惟此为大”的迷茫中，半途而废，未能乘胜收复当时处于海权“真空”状态的南沙群岛。而随着美军撤离越南海域，越南翻脸不认人，诡称由于需要中国援助抗美战争，所以做为权宜之计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美国人撤走了，其对中国主权的承认就抛进了南中国海，于是，开始抢

占“真空”状态中的南沙群岛。其他周边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入了抢占南沙群岛、建立实际控制的行列中。就在这段不长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南沙群岛被迅速瓜分、占领，形成了多国占领、主权要求交叉的错综复杂局面，严重损害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周边海域的主权，留下了无穷的后患。稍微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中国在 1988 年 3 月的一次军事与外交密切配合的典范性行动中，成功地收复永暑、华阳、东门、南薰、渚碧、赤瓜礁共 6 个南沙岛礁，建立了伸张中国主权和海权南沙前进阵地。从此，中国海军陆战队官兵们以吃大苦、耐大劳的意志和报效祖国的献身精神，守卫着中国在南沙群岛的神圣海洋国土。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南中国海蕴藏的资源令早已侵占南沙的外国垂涎三尺，不仅加紧掠夺南海资源，而且变本加利，以驱赶、枪杀等强硬手段对付这片海域的本来主人——中国渔民。迄今为止，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善良、忍让主张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而那些侵蚀中国海权的国家却我行我素，贪婪地加紧掠夺中国的南海资源。

在中国的东海、黄海海域，中国的大陆架和面积海域面临外国的主权要求和控制。二次大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大陆架公告》中宣布：“处于公海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从此，开始了“蓝色圈地”的冲击波。许多国家宣布自己的大陆架。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明确了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于是沿海国家纷纷宣布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地球上约 36% 的公海变成沿海各国的专属经济区。人类由陆地上的寸土必争转向海洋上的寸海必争，海洋国土不再仅仅是 12 海里领海和岛屿。于是，黄海和东海北部，一些邻国不同意国际法所强调的自然延伸原则，要求按中间线划界，从而使中国 18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临争议；在东海，日本是与中国相向的不共架国，但日本以其非法控制的钓鱼岛为基准线，硬说与中国共架，要求与中国平分东海大陆架 企图占领中国 21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时至今日 在归中国管辖的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有 150 万平方公里因被外国提出主权要求而处于争议之中，其中相当部

分已经被外国实际控制或蚕食分割，这些海洋国土的面积相当于 19 世纪沙俄从中国割去的陆地疆域的总和。

大陆与台湾在台湾海峡的对峙和反台独的斗争是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国家走向统一还是分裂的重大挑战。何去何从，对中国海洋战略态势至关重要。分裂与战争的前景，尽管是国人所不愿见到的，但却不可排除其可能性。如若出现国家分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就连中国沿海区域都会被台湾海峡所阻断。反之，不论以和平或战争的方式达成统一，都将会在海洋方向出现前所未有的有利海洋战略态势。台湾海峡将不再是两岸对峙前线，而将会成为中国人的海上“运河”；中国将冲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束缚，直面太平洋。这对于巩固中国海防，伸张中国海权，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重任，其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

综上所述，中国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海洋方向的战略环境是严峻的。如果听任海洋方向的不利局势继续下去，如果继续被困在近海，中国的崛起从何谈起？中国的海洋权益如何保障？一个只有“黄水”海军的国家，又怎能赢得别国对其海权的尊重，又有何资格奢谈成为世界强国或实施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呢？

就海洋战略而言，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实行“近海防御”的海上战略。

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战略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国的海军力量的水平和海洋战略环境是基本适应的，并在一段时期内曾对海军装备发展起到过发展牵动作用。此外，建国后中国的战略注意力和国防资源长期放在陆地方向的重大安全威胁上，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中印边境战争，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的中苏边境军事对峙，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中期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等等。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限制了海洋方面的发展，因此，实行“近海防御”战略是合乎情理的。再者，中国的军事舰船及其相关工业水平不高，国力不强，只能制造近海小型海军舰船，且不具备向国外

购置大舰的客观条件和财力。从这个角度看，“近海防御”战略与海军装备的水平也是相适应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海上战略的情况和条件开始发生变化：

(1) 在中国陆界空前稳定的同时，海洋国土受侵和争议情况日益严重，中国海洋权益和资源受到外国侵占。有关周边海洋国家对争夺海洋控制权的认识早，行动快，已抢先控制了争议海岛和海区。与此相配合，这些国家的海军空军装备现代化迅速，其海空力量至少在争议海区已对中国海军履行保护中国海洋权益的任务构成威胁。

(2) 中国海军弹道导弹核潜艇成为中国战略核力量“三位一体”的重要支柱之一。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外于戒备状态时，显然不易停滞在近海，而应向大洋深处机动待命，而且必要时需要攻击核潜艇护航到蓝水海域。这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近海防御”的概念和海域。

(3) 中国海军为配合洲际导弹试射等远洋任务，已经不时组成编队远航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水面舰船编队已经初步进入蓝水海域。

(4) 中国军事舰船工业已有长足进步，民用船舶工业更是先行一步。中国的大连造船厂已建成长 365 米、宽 80 米、高 12.17 米，可建造 30 万吨级船舶的超大型船坞。中国已经能够建造超大型民用船舶，军用舰船工业也有了建造中型战舰的成功经验，基本具备向建造大型军舰发展的潜力。

(5)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以来，国际上海洋国土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建立使海洋国土范围超出了近海海域范围。

(6) 台独势力羽翼渐丰，海洋方向出现国家统一或分裂的严峻局面。制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近海防御”已力所不逮，而需要进攻性两栖作战能力和中远程制海、制空能力。

(7) 美国航母战斗群摆出武装干涉台湾海峡的架式，在台湾附近海域向中国炫耀武力。

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海洋战略环境在客观上显露出“近海防

御”战略已经不能有效地保卫中国的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已经不能适应中国海军新的使命和作战需要；已经失去了对海军装备发展的战略牵动作用；已经落后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变化。鉴于此，21世纪的中国急需进行海洋战略审议，发展制定适应中国海洋战略环境、有利于发展建设21世纪中国海军的新战略。

中国的海上战略自然要由中国自己制定。这里，列举一些应考虑的海洋战略目标：

(1) 重视海洋，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建立起对中国300万平方海里海洋国土的有效控制和管辖。

(2) 强化海权意识，维护中国海域的主权和海权，以“寸土不失、寸海不让”的决心和意志对待岛屿与海域争议，在力争和平解决的同时，不排除以军事外交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收复失地，绝不允许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悲剧在中国的海洋国土上重演。

(3) 捍卫国家统一，保持对台独的军事威慑，确保对台独分裂国家的行为给予毁灭性打击、夺取台湾海峡制空、制海权和发起登陆的两栖作战的能力。

(4) 推进海洋防御控制线至中国专属经济区外沿，并逐步加大西太平洋方向海洋防御纵深，建立蓝水海洋防御能力，在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成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

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必须具有强有力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建设强大的蓝水海军和海上空中力量。鉴于此，发展建设强大的蓝水海军和海上空中力量是实施海洋战略的需要，是21世纪的使命，是兴海权、固海防的根本，是中国强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保障。

第三节 国家利益与海洋战略

一、资源安全

未来战争是地球物理战争，而不是传统的扔几颗炸弹的战争形式。因此，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之路，必须将现代科技与海洋强国战略相结合。我国要建立强大的海洋科技人才队伍，要培养和涌现出更多的领军人物，要从宏观战略上看待海洋强国。“产学研军”要达到四位一体化，同时，还要下决心打破旧的发展体制。我国是海洋大国，但还不是海洋强国。海域划界是主权之争，主权的背后是资源问题。海底资源最重要的是石油，大约有 940 亿立方米的石油储藏量，需要从新生代向古生代海底发掘。但我国还没有风险投资，这给研究和开采造成很大困难，而国外已经开始搞国际投资，有一定的集团优势。我国三大石油公司也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形成合力，确保中国资源安全。中国从资源总量上讲堪称丰裕国，但在人均资源上却是贫困国。一般认为，当一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 20%~30% 时，就面临着较高的风险。据此判断，中国将在未来 5 年~10 年遭遇资源安全问题，未来 10 年~20 年，这一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20 年后，若没有充分准备，资源安全就极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软肋”。在全球化条件下，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参与国际资源市场的博弈，而且参与博弈是保障资源安全的最佳选择。

为应对即将面临的资源安全问题，中国除了要在国内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外，还必须综合运用外交、科技、贸易、军事等手段参与国际资源市场博弈。针对 21 世纪将在陆地、海洋、太空全面展开的资源之争，海洋资源争夺将成为其重中之重。因此，中国在应对资源安全的各项对策中，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应把确保资源安全列为优先目标，并通过实施海洋科技强国战略、海洋开发强国战略、海洋贸易强国战略

等，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从资源安全角度考察，实施海洋科技强国战略旨在为开发海洋资源提供技术支持。与陆地资源开发相比，海洋资源开发需要更加密集的高新技术群，因此海洋科技强国战略便成为整个海洋战略的先导。2500年前古希腊的先哲就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今天，对此完全可以加上一句：“谁掌握了海洋技术，谁就控制了海洋。”

海洋开发战略包括一系列海洋工程。从资源安全角度看，最具重要性的是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工程、海底油气开发工程和海洋化学工程。海洋贸易强国战略主要是指发展强大的海洋运输能力。未来世界海洋资源开发高峰时期，我国所需石油资源的30%、铁矿石资源的50%和货物贸易的80%都需要从海上运输。

据预测，全球资源需求的高峰将出现在2020年，在此前将发生第三次能源危机。我国资源需求的高峰也将出现在2020年~2030年。两者的叠加，要求我国加快实施包括海洋强国战略在内的综合对策，时不我待。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定期（如2年~3年1次）的评估机制，以促进我国业已制定各项海洋发展战略的实际进程。

维护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目前，我国国家利益正在日益拓展，海洋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源、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商品都主要通过海上来运输。因此，保障战略通道是国家战略利益不断拓展的客观需要。

在相当时期内，我国石油进口还要依赖海上。台湾海峡、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仍然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目前，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70%以上，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因此，保障战略通道畅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美国历来重视对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就把控制全球16条海上战略通道作为海军战略的重要内容，并不断加强在战略通道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自卫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明确提出，要保卫海上“千里生命线”。印度海军最近几年提出了“远海歼敌”

的作战思想 以实现“ 印度洋控制战略 ”。

面对这些，我们首先要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和忧患意识。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战略问题。建设海上力量要服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大局，防止对我国安全环境和安全态势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防止陷入“ 安全困境 ”；要从有利于提高我军威慑和实战能力建设的整体战略出发，科学、合理地分配资源，快速、有序地促进其发展。

二、海上安全

要强国必“ 经略海洋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世纪。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确保中国海洋利益和海上安全，将直接关系到党的“ 十六大 ” 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因此，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维护海上安全，为建设海洋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一个良好的海上安全环境，是新时期国家海洋战略提出的安全需求。

海上安全维系着国家未来重大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没有海上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国海上安全问题的整体性、综合性特别强，必须依靠综合国力并运用多种手段去解决。积极防御是我国海上防卫政策的实质。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当我国海上军事力量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需要而由“ 沿岸 ” 走向“ 近海 ” 时，邓小平同志就结合海上军事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对我国海上防卫政策的性质做出了明确的阐述。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 20 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 ” 这一战略思想，表明了我国海上军事力量为维护国家海洋利益、保卫国家安全和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服务的立场和目的。

我国海上防卫政策的性质，规定着我国建设和运用海上力量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有效遏制和抵御来自海上对我国的武装入侵，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捍卫国家应有的尊严，为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而不是为了谋求海洋霸权，侵犯别国利益。

国家利益是维护和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也是国家军事战略使命的最高体现。制定国家海上防卫政策的根本依据，是我们国家的海上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方位开发、利用和保卫海洋，是一项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需要依赖和运用多种物质手段的艰巨的战略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综合力量。

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就不能保证海权，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就不能有效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和海洋权益，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就不能有效防御来自海上的威胁。要强国，必“经略海洋”要强军 必振海军雄风。

三、海洋高科技的引领者

海洋科技是当今世界三大尖端科技之一，海洋高科技的发展已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当代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特征。如今，世界各国在海洋上的竞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激烈，而这个竞争实质上就是高新技术的竞争、比拼。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把海洋开发定为基本国策，竞相制定海洋科技开发规划、战略计划，优先发展深海高新技术，以加快本国海洋开发的进程、力度。谁在海洋高新技术方面领先，谁就会在世界海洋竞争中占据主动，就能从海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经济利益；谁掌握了海洋高新技术，就等于拿到了资源宝库的金钥匙，就拥有资源开发的优先权，这些都无疑为推动和促进海洋高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海洋高新技术可分为三大技术系统，即探测技术系统、资源开发技术系统和深潜取样技术系统。我国目前在这些方面与发达国家比仍差距很大，这不能不让国人担忧。面对几千米、上万米深的海洋，如果没有设备精良的船舶，先进的探测仪器、潜水器和遥感遥测技术，那么中国只能是望洋兴叹。

没有高新技术的发展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高科技海洋产业。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我们的综